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1  
4



文庫 11  
D

文庫 11  
D // 4

御日泉文庫

010190548371

左傳經世鈔卷之六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展喜犒師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杜討魯與衛莒為洮向之二盟夏齊孝公

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林衛救魯故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

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林喜之兄使喜受犒師之辭於柳下惠齊侯未入竟。

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

犒執事。杜言執事不救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

左傳經世鈔

犒師一

卷六一



陸

引先王命甚嚴正却叙得通家親熟得好

子則否黃建云陸作奇語以聳人聽聞下却解得平實穩當子金對秦伯亦如此戰國策多祖之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杜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按罄亦作罄或謂如鐘罄之懸一無所藏也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杜職主也大公為大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做邑用不敢保聚杜用此舊盟故不聚眾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

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魏禧曰以此辭合齊侯輒還猶知此時為近古而齊侯為賢也然傳曰討是二盟謂魯與衛莒再盟則齊師原非名義之正耳

邱維屏曰句句粘到桓公尤足壓倒聳動孝公

彭家屏曰展喜犒師之詞受命於柳下惠者也始從周公大公受命王室大本大原說下繼言齊桓一匡天下之功以見嗣世必不悖先君之德純以義理之氣震動齊侯非春秋吻士酌事勢利害以讐服人者

所可比矣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楚滅夔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杜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十二世孫夔楚

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夔今荆州府歸州二十里有夔子城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

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

杜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

夔子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

杜合尹鬬宜申

杜司馬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魏禧曰夔子不祀祝融鬻熊於禮正而見滅者其辭

不順也曰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若追憾於失楚而

不祀則是以私忿而廢大禮且辭倨非對大國之體

也若曰我先君熊摯有疾自竄於夔是以不得嗣楚禮諸侯之祀不過其祖故支子不祭若我祀祝融與鬻熊是二楚也敢干典禮以亂大國之祀魯祖周公而不敢祀公劉衛祖康叔而不敢祀后稷今大國以是為討是教貳也其猶有可赦也夫則楚師必去或曰楚狡而忍雖辭順無庸曰春秋時強弱相食猶恥無名之師故展喜辭順齊侯還師王孫滿辭順楚子不敢問鼎且夫辭順而見滅非吾悔也夫殺身滅國亦求其無所於悔而已矣

晉文公霸諸侯

秋楚成得臣

杜子玉也

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

頓而還

杜焦奔皆陳邑○焦今河南陝州奪一名城父今江南亳州東頓今河南項城縣境有南

頓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

林使

叔伯曰子若國何

伯楚大夫遠呂臣也

對曰吾以靖國也

士會之讓郤克亦此意夫

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杜言必矜功為亂不可不賞

其人能靖者與絕句與音餘○禘按以令尹酬子玉之功以為靖國不幾敗國乎豈勢或陵偏子文見機而為之耶愚謂處此等人如朱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

睽

杜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

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杜子文欲

左傳經世少

僖

晉霸一

卷六四

委重於子玉 子玉復治兵於蔿杜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

故畧其事 貫三人耳 國老杜卿大夫皆賀子文 子文飲之酒蔿賈

杜伯嬴孫尚幼後至不賀 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 子

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 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

何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子玉剛而

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人矣 苟人而賀

何後之有薦賈以子玉平日觀之知其必冬楚子及諸

侯圍宋宋公孫固杜宋莊公孫如晉告急先軫杜原曰

報施救患林報宋贈馬之施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杜軫也

城濮之戰 最是先軫 狐偃二人 得乃左氏

特于群帥 中先擊出 二人本謀 于此

下手不肯放過古人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

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杜前年楚使申叔於是乎

蒐於被廬杜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作三軍杜閔元年晉

今復大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

而敦詩書選將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

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

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

毛杜毛偃而佐之命趙衰為卿林將讓於欒枝杜欒貞

賓之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杜中行御

戎魏犇為右。黃建云趙衰竟未為卿當時君臣不私從

示人以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

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杜事在二入務利民

民懷生矣。林知生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

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杜事在二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明徵其辭。林明定其公曰可矣乎。欲用之將用之可矣

如見。句踐報吳之情范蠡堅抑之畧亦如是。子犯

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杜順少

賤。三於是乎想見諫行言聽。此一句是。敘法作執秩以

鍾惺曰三  
段本皆好  
事彼左氏  
三於是乎  
標之說得  
事事有心  
伯者行徑  
知盤托出

正其官。杜執秩主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

一戰而霸。文之教也。重點醒教字。義信禮雖有為而

處豈後世所及學者徒以霸之一字抹煞粗心甚矣。行

此當與曹劌之告莊公申包胥之告句踐同看用兵之

理思過半矣若徒以詐謀勇力為戰戰。二十八年春晉

侯將伐曹假道於衛。杜曹在衛人弗許。邱維屏曰曹衛

而晉遠曹近衛晉茲之報宜自近始乃反假道於衛以

伐曹乎不過為假道伐虢之計勝曹而還遂襲衛也若

衛不我聽則又以此重衛之罪衛人知其狡謀則弗寧

許焉耳不然衛於此後二月即請盟歛孟此先之不遇

數月乃不許晉假道耶且鄭衛皆晉怨也晉於鄭懼行

成之後既使大夫入盟鄭伯又親與鄭伯盟衛雍而其

後二年猶以亡過無禮要秦其伐何。還自南河濟。杜從

此日之晉遂謂能釋然于衛侯耶。

南渡出衛林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曹南而東曰侵者由南河間道出其不意也侵曹伐衛

衛曰伐者以不假杜衛地○與二月道正名而伐之也正月戊申取五鹿塊之言驗矣

郤字出晉

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杜先軫以

陳蔡生色

將中軍故曰上德晉臣司空季子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

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

出居於襄牛公子買戍衛杜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晉

故戍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林楚欲

不能魯見晉強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杜許告楚人言子

孔尚異曰

楚弱故懼晉討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叢不終戍事而歸

故殺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林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

然之禍則

林磔晉人于城上○曹再無禮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

于已然之

杜輿衆也舍師遷焉曹人克懼杜遷至曹人墓兒兒恐

禍則怒而

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克懼杜遷至曹人墓兒兒恐

思報文公

敵則稱舍墓而激厲我不可制敵則稱舍墓而兒懼要須

懼曹妙在

因時謀之○黃建云田單詭令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發塚使文

騎劫掘墓正所謂激厲一道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公遽發其

因其克也而攻之於外欲加禮於晉師以免發冢之禍

塚則以

晉師因曹人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

固曹人之

克攻曹之城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

守耳其能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又有好且曰獻狀杜軒大夫車言

而攻之

多故責其功狀○曹國甚小而乘軒至三令無入僖負

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杜報殮壁之施○曰免其族

三傳經世少僖

晉霸四

卷六七



產入陳所以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林二

有從亡杜魏犇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

其材使問杜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胷見使者曰

以君之靈不有寧也杜言不以病距躍三百杜曲踊三

百杜距躍超越也曲踊杜乃舍之杜謂以其有禮非殺顛頡

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杜舟之僑故魏犇而黜其職林蓋

韋曰文公之殺顛頡而釋魏犇也曰愛其才夫國之大

法豈以才廢哉古之入於法而可議者以其情耳情者

法之所由以用也未聞以才而廢法者也可肆行無忌而國

之廢也甚矣夫以才廢法則有才者可加有才之能臣是

家之法惟以加無才之庸眾而不可加有才之能臣是

才者亂國之罪首也殺之役先軫唾君而斥君母河曲

禮之役胥甲趙穿當軍門而呼晉之法自是蕩然矣或曰

罪皆可以未減議能是亦用法之情也曰議功則犇頡之

許犇以不死其亦可以謝顛頡也矣彭厚德曰有罪

不能討非法也有才不能用非權也同罪異罰非刑也

然則奈何曰犇果有才必能用立功於後蓋令犇頡俱以

從亡之勞暫貫其死而俱使立功以自贖犇有功則赦

之頡無功則殺之是討罪用才兩俱無害而不得謂之赦

同罪異罰矣若頡能有功則頡亦才也竝有才而竝以

後功贖死亦不可乎凡刑賞疑似之際必須咨詢於

衆顯示於人至同功異賞同罪異罰尤當使人灼然於

其故否則近以生人心之疑遠以壞國家之法度也如

且以行之後世論者尙且不服況身當其事者哉苟宋

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杜

絕晉告楚不許林告楚釋宋楚又不許此必晉嘗為宋請

辭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林二國未肯先軫曰使

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

以賜宋人林欲以激楚愛曹衛必不許也杜不許齊

賂怒頑能無戰乎杜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請公說

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杜申在

入故曰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

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嘗備之矣民之情偽

盡知之矣天假之年杜獻公之子九而除其害杜除惠

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杜無求又曰知

大見識

大道理

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謝文海

見識度量老成淡細使如其言任晉多勝算一齊空子

却矣可惜有君無臣又云取軍志語以自處尤妙

王使伯棼請戰林伯棼子越椒也曰非敢

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杜間執猶塞也讒慝若

剛而無禮以信誦者之言豈但不能間執林怒其

而已古今剛愎人見識舉動每每如此王怒不肯去

宋而請兵以戰上公說是君能從臣少與之師唯西

此王怒是臣不從君成敗之機決矣杜楚有左右廣又

廣反古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杜楚有左右廣又

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

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所謂當

斷不能雖有過人之識不能救於敗也楚子怒子玉請

戰不能禁而仍與之師鄭伯惡高克不能除而使潰于

左傳經世抄

晉霸五

卷六九

河上古今主臣往往如此殊不可解然如羊祜之勸平  
 吳慕容垂之勸伐晉皆一主一臣違眾議而行之成敗  
 懸殊此用謀用斷所以難也城濮之戰子玉使宛春  
 著著極似喜事却極著著把穩詳戰論子玉使宛春  
 夫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杜衛侯未  
 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  
 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取二杜一釋宋圍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  
 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  
 乎伯者之謂禮如此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  
 曹衛以攜之假道於衛以伐曹弗許而伐衛因借伐曹衛以挑楚分曹衛以怨楚許復曹衛以攜

楚只將一曹衛操縱楚人如弄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  
 凡但以伐曹衛為報怨淺矣先軫大是公說此公說子玉  
 後圖之圖謂復曹衛也○先軫大是公說此公說子玉  
 怒字又一關照乃拘宛春於衛黃建云拘於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楚子之去晉師  
 分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極譎詐心腸偏能附會此等極正大論語微楚  
 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  
 讎林背楚之惠而自食其避楚之言以當楚人之怨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  
 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

彼矣此語似平然非本心之談以其謀在必退三舍楚戰也○士望云善戰者能移曲於敵退三舍楚

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

天秦小子愨次于城濮杜衛地○今河南衛輝府竟楚師背鄆而舍

上望云將戰又作敷折見勝楚之難篇中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前日聽輿人之誦成大

事未有不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杜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

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公疑焉杜疑衆謂已子犯曰

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杜晉國外河而內山○進計利退公曰若楚惠何欒貞

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杜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

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此語似正然非本心之談晉侯夢與楚

子搏楚子伏已而鹽古杜其腦林夢搏時楚子伏晉侯

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晉

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

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借夢以堅其志如杯酒化血

泉鳴牙旗古人解禍為子玉使鬬勃請戰杜鬬勃曰請

與君之士戲一字足以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曰焉

杜得臣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

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在此謂退至其敢當君乎言

大夫且退況敢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

楚之辭驕而慢晉之辭整暇而有禮豈必戰哉

晉之謀楚  
如設阱罟  
餌以誘猛  
虎虎必在  
須臾而擊  
尾大吼張  
威以攝猷  
悍然自入  
歟所匪不  
知也

左傳卷之九

車乘敬爾君事正對戲字詰朝將見林言平旦將見晉

車七百乘鞮許見鞮鞻音半鞻杜五萬二千五百人

鞻在後曰鞻言駕乘脩備鞻林一云著掖皮曰鞻軸曰鞻

句晉侯登有莘故國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

也林登高以觀晉師之強弱少者在前者在前長者遂伐其木

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林即胥臣以下軍之佐

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林子玉以宗人之

自衛古之為將必有親兵精銳曰今日必無晉矣古

者為中權乃可以馭眾而行法此朝食而人人策其必敗者或以整暇或以驕橫其語

若同而其神氣大異也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杜子申鬪宜胥臣蒙

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杜陳蔡屬狐毛

設二旆而退之杜旆大旗也又建二旆欒枝使輿曳柴

而偽遁杜曳柴起塵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

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

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此子玉不殺交晉師三日

館穀杜館舍也食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

于踐土杜衡雍踐土皆鄭地周襄王聞晉戰勝自鄉役

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

左傳卷之九 僖 晉霸九 卷六

行成於晉杜子人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

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杜四馬百乘徒

兵于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杜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

而盟故其傅王侯仇之禮享晉侯○鄭懼服

所以禮晉最重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杜既享又命晉

將厚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

伯杜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賜

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林大輅金輅也祭祀所乘其服

服韋彤弓一彤矢百茲盧弓矢千杜彤赤弓茲黑弓弓

矣杜桓鬯一卣西杜桓鬯黍鬯香酒虎賁三百人林周禮

以虎士三百人先後王而趨侯伯始受此賜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

國糾逃王慝杜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禧按河陽之

王狩于河陽然則此舉在晉侯未為大失特不可為訓

耳效尤者將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事故聖人隱之所

以全晉而存大義也○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

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譎而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

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

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觀

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杜元咺衛大夫叔

君以受盟士望云按陳侯亦如會是時附楚者盡如晉

事一戰之威風聲如此光武昆陽有此氣勢

晉霸十

卷六

三傳卷之六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林踐土宮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

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

其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

以德攻杜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

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糜杜孟諸宋藪澤

水草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杜大心子玉之交曰糜

族子玉剛愎故因榮黃榮黃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

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

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林蓋禱河本無與於戰而足以繫屬民心今子玉吝惜瓊玉不為民禱戰是無勤民之心○敗不必因此但其

剛愎不畏神亦見取敗之道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

之老何杜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歿子西孫伯即大曰得臣將歿

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歿杜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

殺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土望云竟接晉侯曰莫余

毒也杜已為莒臣林叔伯實為合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其自守無大志○古今大監戒後世乃有自壞長城以資敵者奈何

魏禧曰此一舉也後人每以分田畀宋許復曹衛執

行人辟三舍等事為晉文之譎又言其欲速亟功於

此見者以爲不及齊桓不知齊桓之時楚勢未大張  
憑陵中國未甚及執宋公之後中國諸侯唯知有楚  
楚偃然自大目中無中國諸侯久矣使非文公城濮  
一戰幾何不胥中國而夷狄乎其後數百年得與楚  
迭長夏盟有以分楚之勢而壯中夏之威者皆文公  
子孫也其譎與欲速也安得有病

彭士望曰子玉不勤民呂臣不在民正對晉教民用  
民晉楚以民升降民之重也如此讀左傳須留心此  
等處又曰子玉雖才終難駕馭若秦用孟明得之矣

楚子宜一赦責其後效不效卽殺之吾於此慨然於  
古今人才之難國法之易人主怒之不可犯如此豈  
獨爲子玉傷哉

孔之達曰齊桓公伐楚澮入楚境諸夏之勢已張苟  
可以已卽不戰而盟可矣至於楚人圍宋澮入諸夏  
城濮之地在今河北晉不大挫其鋒則不能以杜後  
患故城濮之戰正也卽用先軫之計無害乎其爲正  
也

邱維屏曰晉文城濮之戰先儒多以譎言之而所以



指悉其譎者未得透露使人見晉文攘楚之功大矣其譎正欲攘楚耳何害吾謂此事竟看至晉人秦人圍鄭處止則見晉文攘楚雖是攘夷而實以報曹衛之怨者著著皆譎并攘楚尊王之事其中皆有威劫勢凌之隱故春秋書法一一不輕放過如侵曹伐衛再言晉侯楚人於衛得以救書踐土于濫兩沒王而河陽之召但書王狩執曹稱畀報衛書歸之于元咺自晉圍鄭稱人若竟不知晉文有尊王攘夷之功者孔子豈故抑之耶大抵霸主之義以尊天王安中國

爲要晉文初爲襄王定子帶之難是已然始見秦河上之師乃辭秦師而獨下此忌遏秦師欲專居納王之功便是第一次譎處及王入而朝便以隧爲請雖襄王能以大義折之而必與以陽樊諸邑其震主之威豈但如芒刺在背而已哉如齊桓公召陵伐楚威聲久震而襄王初賴齊定世子之位繼告齊桓定初喪之位葵丘之會襄王未嘗自臨但遣宰孔賜胙而已今晉文一勝楚而襄王乃趨臨會之惟恐畧後此固桓之尊主終見於下拜文之震主驟敢於請隧致

之也春秋兩削王臨朝會而兩以朝王所志其實特踐土之王無事可託之而見河陽偶有狩事則復託于狩以見王固在此而使溫會削王之書法益著耳卒之翟泉之盟且使狐偃得入王城之內而盟王子矣宜胡氏以爲無君之心著也至其攘楚楚之所爲宜攘者以無王也陵諸夏猶次之況於一已之恩怨乎齊桓召陵之伐特問王貢王征之故此爲春秋第一義亦終春秋不載見之辭也城濮則緣救宋而晉於同楚圍宋之國未嘗問焉乃專事曹衛且晉救宋

救中國之一患楚請釋曹衛不更救中國之二患乎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吾亦曰天下之善一也吾救宋一善也楚救曹衛二善也吾以吾之一善聽楚之二善則三善也而必欲爲私復以譎曹衛何爲乎身爲中國之霸欲攘僭王猾夏之夷而乃以過而見禮之故遂爲退舍假合楚以退舍之故收卒而還則僭王猾夏之奸晉文固已久置之不問矣故吾謂楚特自失計耳使楚子當入申之後晉人有退不敢當君之言而應之曰寡君與君各惟諸侯之不睦者是

問匪徒以威脅之而務以德懷之寡君是以願君爲寡君釋曹與衛寡君固請爲君釋宋之圍今曹衛咸告我曰吾甯絕君晉君已因君之請而許復我矣君惟是終德於曹衛寡君惟君之明德是承其敢羈迹於宋之城下顧一介行人不敢寧居以來請於君君既許其請矣行人其何所獲罪不虞君之執之也何故無寧謂茲行人不當爲君之二怨請則寡君與有罪矣吾不知子犯是時將謂誰曲而誰直誰壯而誰老也而況鄭衛雖盟仍見醜見伐終已不一釋其怨

乎觀左傳敘述此事始終淡得春秋書法之意將晉君臣逞威無上挾怨虐鄰之故婉婉寫出但其用意淡婉多以微詞見意非淡心於是者不能驟見耳○此篇是左傳中第一大雅之文其平平寫出他意思高淡處其隱見轉撥處皆如坤軸之陂陀委卸如大海之紫瀾披迴非淡心遠見者不能知也白馬班韓柳而下如此篇者其文不少概見惟我朝經義中尙或見之○余嘗謂左傳文字最難及處在將二百五十五年事貫串作一篇文字又將中間每事離合各

成一篇文章文字徑似蘇氏璇璣圖經緯勾曲皆可成章也繇作者將二百五十年人事物理世運天道首尾熟悉於中從容就當日情事寫出雖議論著理處意見或有偏頗而序事則各因其情景寫出並不橫用已意凌駕出之故其首尾自各相呼應也司馬子長便自有抵牾蓋子長每借事道出自已情思於前後抵牾不及顧耳此是左傳作文字曾次高絕古今處偶因冰叔錄晉文公霸諸侯前後各段事為一篇遂識之

甯武子復衛侯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杜元從公公使殺之衛成殺咺子又甚於咺不廢命奉存叔以入守林叔即叔武晉懷之殺偃父矣故聽衛甯武子杜甯與衛人盟于宛杜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出君者懷疑懼不相圖則相拒矣先事之盟最少此一著不得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杜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今天誘其衷杜衷中也林上天悔禍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杜牛日牧馬日圍

左傳經世少 復衛侯一 卷六 七

奔復國安衆定事之祖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

誘開誘也天開誘衛人之心使不降禍于衛舊解非自今

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林保力謂恃其居者

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

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杜傳言叔武之賢甯俞

期入甯子先又先於衛侯欲以安衆邱維屏曰孔子

不致前驅殺稱甯武子知此一先也武子當有用知處

叔武乃是子郎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

子為成公使衛其載入國公子微市專犬華仲前驅子

衛大夫凡君行必有前驅蓋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

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

以叔武尸枕歎犬走出公使殺之可報叔元咺出奔晉

其股而哭之杜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禧按歎犬

希旨逢君以殺叔武猶輦之請殺桓公也及枕股一哭

而尤知非其情故走出公又殺之則犬之殺武非公命

明矣咺於理不當訟衛侯或咺見武死即奔晉亦不及

知哭武殺犬之事耶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其廉莊子為

坐士榮為大士杜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

為坐明主衛侯不勝杜三子辭屈○衛侯已殺殺士榮剛

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

室甯子職納橐餽焉杜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

為已職橐衣囊餽糜也言其忠至

左傳經世金 卷六

復衛侯二

所慮者深。○按甯子不獨恐君饑渴。元咺歸于衛立公亦且以防酖毒稠者曰鬻。淖者曰糜。元咺歸于衛立公

子瑕。晉侯使醫衍酖衛侯。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

疾而加。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灰。甯俞不獨忠也。晉侯

酖毒。而俞得知可見全副心力日夜在衛君上耳。曰細密有

許多作用方能及此。薄酖尤妙。若竟不下。酖則情露而

衛侯反。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各曰穀。王

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治。厘曰苟能納我。吾

使爾為卿。已故賂周治。周治殺元咺。及子適。林即公子

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入廟受命。周欵先入

及門。遇疾而歿。元咺報之也。然何不洽。厘辭卿。

曹侯孺貨筮史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釋杜。掌通內外。貨筮史使曰

以曹為解。杜以滅曹。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晉文念念

一語。淡中其竅。下文許多道理。不過演足以成其文耳。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

振鐸。杜曹始封君。文王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

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

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

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燭之武退秦師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杜文公出亡過且貳於

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杜函陵汜南皆鄭地汜南佚

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見秦君

見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

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

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亦善辭唐德宗奉天諸詔

尤當一味樸實悔艾若稍存粉飾附會之見人心立解

體矣又脅之以勢然亦是實話但他人必將此語作

破翻不肯為用矣窺許之夜縋丈偽而出杜縣城見秦

三專經世少僖燭之武一

卷六三

須看其法  
第之妙

步引一步  
步進二

步

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亦用老實話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杜設得鄭以爲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此八字不但說破敗散之役其焉用亡後范睢以遠交近攻策秦此已豫見其端矣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此言亡鄭無利於秦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林使其其乏困閒處著君亦無所害此言赦鄭且君嘗爲晉君賜矣然後繫處許君焦瑕朝有益於秦且君嘗爲晉君賜矣齊而夕設版焉杜晉君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君之所知也此言亡鄭晉夫晉何厭之有前是實事速他急急進步處將實影虛虛者皆實矣戰國此是虛揣看全祖此法蘇氏論古驅空據實之法亦祖此既東封

秦伯講鄭  
于晉可也  
何爲盟且  
成其後復  
因成護國  
殺之敗猶  
少矣  
謝文存曰  
此見晉文  
器達大度  
處于他功  
名之士只  
顧乘便取  
利胸中每  
一毫情義  
後來以君  
謀長若多  
如此所以

鄭又欲肆其西封杜封疆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此言晉必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杜三子秦大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畢竟文公有本心人敗因人之力而做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杜鄭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於東杜晉東界此亦鄭石甲父侯宣多杜二子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觀鄭子華子蘭二事所謂君子樂得爲君子者於此益見

三事徑出少億

燭之武二

卷六



魏禧曰辭令妙絕與陰飴甥對秦伯足相上下茅鹿門稱歐陽文忠宦者論如傾水銀於地百孔千竅無所不入余於此二篇亦云然

彭家屏曰燭之武辭令之善人皆知之然得其要領切於事勢足以聳動秦伯而要以必從者則越國鄙遠之說也秦既不能越晉而有鄭而徒取以益晉豈秦之利乎故一聞燭之武之言即心解神悅既私與之盟又使二大夫戍之所以防晉者深矣搯人者心搯其肱燭之武其操是道歟

殺之役

冬晉文公卒。李廉曰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迴晚

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會鄆失魯會幽失衛首止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與矣此桓公之不肯為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公會畿內則仇矣盟子虎則恃矣此桓公之不敢為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抑君獎臣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所不忍為也夫子正譎之辨獨不淡切著明哉○禮按齊庚辰將殯于曲沃出不用江黃而晉用秦非確論也  
絳都杜晉樞有聲如牛。安知非陳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

三傳經世少億 殺之役一 卷六

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杜聲自樞出故

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樞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

掌其北門之管杜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蹇叔杜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

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鍾惺云勞逸

別得極明遠主備之語語簡至老成人自不費力○一

軍皆知則耳目必洩故鄭必知近見師行出郊而士卒

不知所向臨岐乃曰之某方者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謂

此可為法故曰兵貴密速而已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謂

勞無所得必且行千里其誰不知與晉同圍鄭背晉而

得悖理之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與晉同圍鄭背晉而

矣又因成以襲鄭險側悖謬可謂極矣而蹇叔一公辭

語不及吾故嘗曰若一个臣者蹇叔不能當也

焉召孟明杜百里奚之子西乞術白乙白乙丙使出師

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哭師亦孟子吾見師之出而

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此則無害曰晉人禦師必于殽卽

今之函谷關○亦曰崤坂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

里○古者軍行于險阻林薄之處必防而搜焉周亞夫

討吳楚趙涉請搜殽澗間果得伏人正其處也蹇叔既

明言晉必于殽而三師漫不經意以取敗俘所謂輕則

寡謀人險而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杜臯

脫者益信矣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杜此道在二殽之間

父山相嶽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

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古之謀臣未有不諳地圖者

必死是問。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

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杜王城之北門，胄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

下○免超乘者三百乘。杜超乘謂超上車而乘之，蓋左

胄示敬也。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杜謂

也。過天子門不卷甲，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

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

韋，先牛十二犒師。杜乘四也，韋熟革也，古者將獻遺曰：

「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

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

邱維屏曰 一老一幼 一商人雖 綴相掩映

一人辭命 可謂善處 謹今

告於鄭。杜遠傳車猶今日之驛鄭穆公使視客館。杜使人視

夫戍鄭之館舍則東戴厲兵秣馬矣。杜嚴兵待秦師使皇武子

辭焉。杜謝辭秦戍者使去曰：「吾子淹久於敝邑，惟是脯資

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

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

孫奔宋。杜不殺其人而婉辭以致其奔何也，大國不可犯

滅亡者故小國與大國戰，敗亦求成勝亦孟明曰：「鄭有

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

還。杜此蹇叔所謂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者也，所謂猛

還。毒蟲必遺毒於人者，按滅滑而經書入滑者，不能

有其地也。○淮南子曰：穆公遣孟明、襲鄭、賈人、弦高相與謀曰：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秦果還師。鄭伯以有國之功，賞弦高、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不受。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秦國君臣密謀而逃。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何以晉得知其詳？故是間謀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林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圍鄭而盟，盟對而襲兵名甚正，何豈反覆狙詐春秋常態人習之不為怪而反謂伐同姓為名義耶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以

傳車起姜戎之兵欲速也子墨衰絰。林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此居憂蒞事萬世不易之法。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杜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由變也。禮變於不得已，且寇不於門庭而與師以襲人，非不帥。杜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殺之師晉本無義而夫人又秦女穆乎襄公釋之未為不是但當謀之羣帥可釋則有以謝武臣不可釋亦有以謝母而奈何私釋之也然處此者

不若留三帥不殺以要秦之成若先軫朝問秦囚公曰

楚釋知罃晉釋鍾儀則盡善矣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

暫而免諸國杜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千古同歎

武臣百戰之功為近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

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林矯稱襄公命欲使還拜謝因

而執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豐鼓杜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

鼓謂之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

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杜待

之于鄉師而哭謝文游云至此而哭晚矣然有此一哭纔見得蹇叔兩哭哭得有著落有精神

曰孤違蹇叔直說到此不顧一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日掩大德可知孟明平日有許多賢處故三晉人既歸用之說不可泛為敗將藉口即荀林父亦然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

也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

人敗類杜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良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眾物所在成蹊

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杜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則

喜而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杜覆反也俾使也不用是貪

對答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至此又自提出一貪字為喪師之根言尤

至切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杜為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魏禧曰：殺之舉無故，啟釁何哉？蓋秦再置晉君，威德數加於晉，必輕晉矣。故諸臣欲乘此立威於秦，以杜其後日侵陵之患。然背德結怨，此一舉也，足以敗國而有餘，別有論。

邱維屏曰：左傳敘殺戰全著精神在蹇叔起序。蹇叔語後連紀兩哭，極見蹇叔心明而意懇。處其及王孫滿，正是為蹇叔掩映。弦高之洩秦師，則蹇叔之語之明徵也。而序秦師至滅滑一結，蹇叔語盡驗矣。後段

又序晉來敗秦事，證蹇叔語而先後序先軫事，益見蹇語之精神也。如此看作者精神，方綻露并見作文之所以結束處。未秦伯又以出人意表處作結。秦伯前後一昏稚，一切實悔過於蹇叔，為正收於秦伯，又為反照，皆有意味。

彭家屏曰：易曰：無攸遂，書曰：牝雞無晨。詩曰：婦無公事，皆言婦人不可干與政事也。穆姬之必釋晉惠文嬴之請歸三帥，皆非也。然以時勢論之，惠公不返晉，亦有君三帥不歸秦，亦有帥幽之殺之等匹夫耳，不

亦深鄰怨而示已之不廣哉二君皆英明之主計必不出此也其皆歸之勢也特以婦人女子干與其情若二君盛德之舉為徇門內之情何以服臣民而存國體乎或曰文嬴母也襄公不得不從與穆姬之事異是又不然禮著三從之義而曰夫死從子春秋于夫人姜氏如齊大書特書深咎莊公之不能防範其母也襄公不知此義率爾舍之成慈母之過激悻臣之唾遂致母子君臣之道一時交失吁過矣

先軫死狄

狄伐晉

杜乘晉喪

及箕

晉邑今太原八月初戊子晉侯敗狄于

箕卻缺獲白狄子

杜白狄狄之別種林白狄之先軫曰

匹夫逞志於君

杜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

師死焉

先軫烈丈夫也然免胄之為過矣人臣即欲

乎且身為元帥尤非所宜子瑕死而楚師磨元帥身死

戰陣狄乘機攻擊喪師辱國則軫之死不有餘罪乎故

誠意必先狄人歸其元也杜首面如生初曰季使過冀杜

致知也相持如賓最難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

此為千古  
錄罪簡之  
法

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  
 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杜缺父冀芮  
欲殺文公對曰舜  
 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  
 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杜且居先軫  
之子其父成  
 敵故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錄成事之子賞舉曰  
賢之人賞格最佳  
 舉卻缺子之功也杜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  
賞胥臣按先茅人名以  
 卻缺為卿復與之冀杜還其  
文故邑亦未有軍行杜雖登卿位  
未有軍列

彭家屏曰先軫之唾其君洵有罪矣然迫國家之公  
 義動一時之浮氣事過氣平心知其罪正當囚服入  
 朝身伏鈇鉞痛哭流涕再三請死明君臣之分章國  
 家之法以為同列勸不誠善于處死者哉乃見不及  
 此身死狄師豈知當長子之寄非可死之時殉一已  
 之情忘民社之重以是補過不又有過焉者乎夫疆  
 場之事力盡身死得死所也有所懷挾借以自盡雖  
 身膏戎馬之場非死所也然跡其先後之言忿激一  
 時懊悔事後至無地自容而慷慨求死人有不得于



心赴湯蹈火而不自知者此類是也其志亦可哀也夫

左傳經世鈔卷之六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七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楚商臣弒成王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杜闕勃○人之訪問非有虛心決疑而姑以問人實自斷於志者此類是也○禮云既斷於志復以問人者冀人言之有合於已也及其不合則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杜謂自行矣杜謂為太子而又黜楚國之舉恆在少者立少非正然在楚論楚則子上之言為老成持且是人也此與宋文帝重之見耳且是人也袁后之識逆

同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杜庶弟而黜大子

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此何事也而使告其師潘崇曰

凡為太子置師友必擇端方貞誠德望夙著者後世徒

選文學之士亦多致敗況使智術變詐之人與居乎

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奇想而勿敬也杜成王妹

記以為成王妾此與公孫座之走吳起從之江芊怒

術異而用意之深險則同令人無摸索處杜發役夫杜賤宜

曰此何事也而使江芊知此邪呼聲也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穆文熙曰婦人容易見告潘

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杜事曰不能能行乎先設

端以揆之教人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杜謂君君之罪莫

有大於崇者卻仍文以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東

嘉名亦見開口不得處藏甲最為不立如承王請食熊蟠而炙林熊掌難熟冀

弗聽商臣潘崇不聽成王食熊蟠而鍾會丁未王縊諡

之曰靈既弒君父猶汲汲於加惡諡魏鶴山先生不瞑

曰成乃瞑林言其忍甚未斂而加惡諡○身被弒歿而

陽之瀕歿而求交正也魏禮曰秘史載司馬溫公作

通鑑至唐太宗忽有衣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

公起持筆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頸可穆王立以

取筆不可奪遂不見觀此則或有然者也

其為犬子之室與潘崇使為犬師且掌環列之尹杜衛之

官○潘崇合終不及成濟張衡之禍無天道矣

左傳經世沙文商臣二

卷七二

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謀及江芊宜其敗也

魏禧曰按楚成在位四十餘年未嘗有大過舉其不殺晉文及使子玉去宋等語頗有人君之度而遽遭祿山朱溫之禍何哉蓋廢立不定必生大亂古今一轍故雖以宋文帝之恭儉隋文帝之厲精而不免於子禍也商臣惡同楊廣潘崇奸過楊素不必論矣楚成欲黜不黜犯周史譁誅之戒又使商臣得聞江芊得知蹈大易機事不密之殃宮甲之變雖曰天數豈

彭士望云  
成王顧命  
陳兵召大  
臣萬世接

非人事哉余嘗謂隋文子禍內成於獨孤氏外成於楊素其失甚明每讀史至召勇一節獨恨文帝之當忍而不忍柳述元巖之疎而無謀也當廣逼陳夫人時帝將廢廣立勇止呼述巖而不及素蓋明知素為廣之私人而疑之矣不然素固當時第一重臣朝廷他事無所不謀而此廢立大故乃不與聞哉禮云前廢廣則疑素不待辨也此時述巖當為帝謀一面召廣至榻使陳夫人質正其事禮云面正又足明陳夫人之讒否妙妙一面召素詣宮數其廢勇立廣之罪片刻竝誅然後審

知樣不可不

擇所立則大事定矣當時君臣咸知素為廣之次黨而帝漫然曰召我兒述巖泰然出閣為敕書致素得聞之以成其謀身囚主弒豈不哀哉夫利害之際間不容髮韓魏公出空頭敕貶任守忠雖歐陽文忠共事而不知撤簾之舉雖富鄭公共事而不知蓋誠有所不得已於此也從來廢所已立苟非漢東海唐淮陽之賢其勢多出於弒逆而必有為之謀主者熊蹯之禍出於潘崇雀鷲之變成於田不禮欲廢廣而不備素豈有濟哉宋呂端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

彭士望云非太平時雖鎖閣猶有忠

犬子而鎖王繼恩於閣所謂能斷大事者矣或謂遽殺廣素疑於犬忍如胡寅所謂廢廣出外熟議所立素不從則請降詔旨以軍法從事不更仁至義盡乎曰廣當君父危篤而逼其寵姬必有餘罪素害一犬子一王專權亂法殺之豈為過季及以一言而誅叔牙國家大事未可以儒生姑息之見參也使如胡氏之說從容會議則廣素之謀合而反噬之勢成矣金人云待汝議論成時我已過河真可為儒者一大鍼砭也

本傳經世金元  
孔尙典曰按前年商臣譖殺子上今年弒王舉朝皆其黨所以圍宮而無一人救也楚成有賢臣不能用而反殺之其見弒不亦宜哉

彭家屏曰商臣蠡曰豺聲而弒父越椒熊狀豺聲而叛君後世如王敦劉劭均有異狀人性皆善而惡人之生其貌便殊造物賦形之故有不可解者○賈大傅曰天下之命懸於犬子犬子之善在早教諭與選左右習與正人居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此真立國之本萬世不易之論潘崇奸謀小人楚成使爲犬子之傳其生亂也宜哉

狼曠歿彭衙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

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人御戎狐鞫居杜續

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地今陝西白水縣秦師敗績晉人

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

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

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

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爻曰盍歿之此時人輕

笑曠曰吾未獲歿所其爻曰吾與女為難杜欲其曠曰

譚非元帥  
故其必賢  
于軫

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歿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杜共用。國用。得升。精義之言。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杜屬。已兵。馳。秦師。歿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臆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魏禧曰：先軫歿而狄敗，狼臆歿而秦敗。故古之為師，必有歿士也。始戰而有致歿之人，則敵人出其不意，必驚而怯。吾之軍必有恃而勇矣。

必驚而怯。吾之軍必有恃而勇矣。

孔尚典曰：狼臆以不用而欲歿，先軫以無故而黜。勇士皆為過矣。然人所以竭力歿報，不由於感恩過厚，即由於抑激思奮。使狼臆不黜，右當未必能以歿陷陣也。

躋僖公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

杜禘也

躋僖公逆祀也

杜僖是也

嘗為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

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

杜宗伯掌宗廟昭穆

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杜新鬼僖公既為兄歿時

年又長故鬼閔公歿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

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

接禮字下發

祀國之

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

杜臣

繼君猶子繼父祭於宗廟不以子先父食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

先不啻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杜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

丘維屏曰此文以丰顛獨勝



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邵寶曰宋王者之後其祖帝乙禮也鄭諸侯而祖天子謂有功也有功而廢禮可乎魯之郊禘非禮也鄭祖亦云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

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

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杜文

仲知柳下惠之廢六關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妾織

賢而使在下位杜其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杜謂居蔡山節藻

浦杜其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杜謂居蔡山節藻

故曰縱逆祀祀爰居杜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三不

知也兩引詩之後即接仲尼曰而下以六事並說以不

論此突出臧文仲不仁不知尤妙

魏禧曰宗伯主躋僖之議而夫子以罪文仲故知為

相極難凡人之功罪皆身與焉○此理明而猶有以

興獻入太廟加武宗之上者何與○按僖公之事見

於春秋者功不勝其過敗邾于偃是棄盟也禘大廟

致夫人以哀姜則淫亂正以成風則妾亂嫡也及夫

人會齊侯于陽穀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是敗男女之

防也言損威則淮之會見執於齊升陘之戰胄懸魚

門矣言勞民則非時新作南門矣言棄華即夸則以

楚師伐齊取穀會楚子圍宋盟宋矣過寵季爻刺公  
子買則失君卽位以來不朝周出居之禍不勤王宰  
周公之聘使公子遂兼二事以報則失臣而闕宮泮  
水駟諸篇以浮誇溢美之辭聖人不刪而竟登於頌  
何歟夫子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魯而有頌於郊禘何譏焉夫僭竊之事虛誕之辭皆  
春秋所惡而於詩獨否亦豈存其事以示譏如春秋  
所書郊禘之義耶

秦伯三用孟明

秦伯猶用孟明○筆○法  
○費○解○處○求○之○則○簡○非○難○事○矣○全○在○平○常

秦伯用再  
敗之將可  
謂奇矣孟  
明乃變治  
兵為脩政  
趙衰乃變  
迎敵為避  
敵三人皆  
是第一能  
人  
孟明增德  
而成子決  
計辟秦子  
囊改行而  
宣子知其

秦伯猶用孟明○費○解○處○求○之○則○簡○非○難○事○矣○全○在○平○常  
明白語簡得來方見筆力因舉左傳此句論之只猶用  
二字將孟明前此為三敗之將秦伯用三敗之將他人  
不能而秦伯獨能用不知者怪異知者驚服此五種  
情事和盤托出又一毫不費解注乃真簡真筆力也尤  
妙突然用作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  
起句妙絕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  
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三年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杜○俱○晉○地○  
○王官今陝西  
澄城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杜○茅○津○在○河  
○東大陽縣西

喪陳故曰  
猶德者威  
之末也

左傳經世金三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

也舉人之周也杜周徧也不徧與人之壹也杜無二心孟明

之臣也其不解懈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

能舉善也杜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

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杜詩國風言沼沚之芣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之不遺

小善林方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杜詩大雅美武王能遺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杜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

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姜寶曰史記稱穆公作誓在今取王官封殺尸之後

蓋其親見殺尸露骸暴骨之慘不勝悲痛封掩之而

作誓言自是遂不復東征誓言終能踐矣若敗殺作

誓而復有彭衙以後等役殘民不已不應自食其言

至此

謝文游曰穆公猶用孟明非全副識力全副度量不

能在朋交猶難之況君臣乎後世人才偶遭蹉跌而

陷重典或遂終身廢斥者誠不幸哉人之才誠有始

愚終智者然其人要為有本領有骨力但輕浮之氣

未除必經歷挫折而後力沈氣靜始可以就大事用

人者奈何一再註誤而遂輕棄絕之使國家不收真才之用人材抱枉抑之痛耶蘇軾初中程英宗卽欲授知制誥相國韓琦曰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而用之然後進用則人人無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夫知制誥乃軾所優爲韓公猶且慎重恐爲軾累矧關係安危之事輒用未經煅煉之人及其不效又不能推法外之意以

原之豈非草芥人才耶若韓公者不但愛人以德正爲國家惜才又爲國家造才者也

魏禧曰趙成子言必避秦王官之役晉人果不出矣然成子旣言之後秦未取王官之先且居乃會諸侯伐秦取汪而秦師旣還晉人伐秦取祁敵來而謀避之敵未來而先伐之以挑其師敵去而再伐之以厚其怨於成子本謀不大乖乎曰此晉人拘宛春復曹衛退三舍之故智也秦未來而先伐之者所以豫爲避秦之地秦旣去而更伐之者所以文其避秦之

舉何以言之蓋不出以避其銳所以守勝此謀已先  
定於胷中然恐諸侯輕之故乘其未發姑會諸侯薄  
伐以張其威是以取汪及彭衙而還也及後不出則  
若使秦之爲報汪之役者曰我旣再敗秦又率諸侯  
伐之吾姑不與較焉以謝之可也於是避彊之心  
而爲脩德之名此所以爲晉人之讓也然則成子曰  
懼而增德不可當矣與師伐之不虞秦人遽出而發  
其憤乎曰出其不意而伐之及彭衙而遽還晉人固  
以知秦之不及出矣然則復伐秦圍邠何也曰亦所  
謂薄伐以張威也晉旣避秦秦人之憤已洩必不更  
出師以與晉角縱令出師非復昔日之銳矣  
彭家屏曰孟明欲報秦而重施於民卒有王官之捷  
晉悼欲抗楚而謀息其民卒成三駕之功師克在和  
人和者用兵之本也

甯嬴知陽處父之敗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杜晉邑汲郡脩武縣甯嬴從之嬴逆旅大夫

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書曰周書沈漸剛克。高

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杜寒暑相

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林言過其實犯而聚

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林離麗也附人者不可不

知是以去之。杜為六年晉殺處父傳

彭家屏曰：書之稱舜曰溫恭，允塞言其和粹形於外

而誠實積於中也。又詩之稱申伯曰柔嘉，稱衛文曰

晉

塞淵可知聖賢之所尚其旨同矣反是而剛以自張  
華而鮮實本之不修末將焉救怙氣者召殃清言者  
賈亂覆轍相踵如出一途卓哉甯子之言誠千古龜  
鑑也

晉人立靈公

晉襄公卒。

郭登曰桓文既沒齊孝不能纂桓公之烈致

宋楚交爭而晉襄能繼文公之業戰殲以却

秦敗箕以翦狄伐許以離楚一年之

內三強悉退亦可謂有霸者之畧焉

靈公少

林襄公之子

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林立少君

趙孟

杜趙曰立公子雍

杜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

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

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

賈季

林狐曰不如立

公子樂

杜文公子辰嬴杜懷嬖於二君何談如此等語廉恥喪盡立其子

文公諸子俱適他國不知何故豈不畜群公子之禁猶未除耶

左傳卷廿六

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陳之小

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

以君故讓偃姑而上之杜偃姑姓之女以狄故讓季

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

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

不亦可乎如必立長則莫過公子雍矣使先蔑伯士會隨如秦逆公

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是何舉動趙孟使殺諸

郟殺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杜本中軍帥而知其

無援於晉也杜少族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杜狐氏殺陽

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鞫

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杜宣子以賈季中

尚典曰賈季奔狄宣子不送其帑彼將懷怨而盡狄人

以亂晉故荀林父於士伯雖曰同寮之誼亦以本國大

夫知本國虛實不市恩以感其心是自樹敵於鄰國也

賢君於去國之臣必先於其所往三年而後收田里此

待臣之禮而即安國睦鄰之至計矣○禘按漢之李陵

以處置過甚成莫反之勢此論最有關係經國者不可

不知杜夸晉地夸之蒐杜夸晉地賈季戮史駢刑罰皆是凡史駢

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

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林敵猶對也若在後

夫子趙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

左傳經世沙文 立靈公二 卷七 六



親并以防  
與氏之人  
寇萊公子  
于謂過而  
使家人從  
博意同

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杜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是益仇。  
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杜襄公夫人靈公母。曰：「抱大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穆嬴大。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

嬴且畏偏。林畏國人以大義來偏已。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即大子以

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

軍。杜箕鄭將上軍，今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

戎，津為右。杜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

職及董陰。杜晉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

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

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

潛師夜起。杜蓐食，早食於寢處也。林潛師，銜戊子，敗秦

師于令狐。至于劔，杜苦胡首。杜從劔首去也。令狐在河東

立靈公三。卷七

西猗氏縣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

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此識大體知

林父何以不告於議迎之日且不以告宣子而私告蔑

林父為不忠矣○林父是有見識無力量人邈之敗於

此可以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及攝卿以往可也

夫攝卿以往亦可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

盡心乎度我之達曰林父之言最為有見凡受人之託既

我而後任之不然而未有不中敗者陳平弗聽為賦板之

周勃不速斬樊噲恐帝後悔正是此意

三章同寮乎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故

寮察又弗聽先蔑再弗聽只是貪迎立之功耳人無

當在是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

同寮故也聽而快之矣安得有此厚道乎士會在秦三

年不見士伯杜先其人曰能亡人於國杜言能與人

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杜俱有迎公非

義之也將何見焉杜言同罪故同奔非慕先蔑為及歸遂

不見杜責先蔑為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

迹不見則矯狄侵我西鄙公使告於晉趙宣子使因賈

季問艷舒且讓之杜艷舒狄相責讓艷舒問於賈季曰

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

也杜冬日可愛  
夏日可畏

魏禧曰立君得失此皆可鑒凡君少主幼大臣易於  
爭權爭權必始於持異議況廢立未定尤禍本所伏  
當國者宜十分著意○夫人太子在而外求君林父  
之言是已即國家多難當廢嫡立長未有不與君夫  
人定議而遽廢立者穆嬴義正情切宣子所以畏偪  
而反前舉也然前舉既誤靈公又不得不立而秦送  
雍至當何如嚴兵以待於竟則直言君夫人之故委  
曲以謝秦人公子雍而已矣始不謀之夫人而終以

詐擊秦師盾之失為已甚也○嘗考吳王休寢疾以  
子鼂託丞相濮陽興及休卒吳人以蜀新亡欲得長  
君與與張布說朱太后立烏程侯皓后曰我寡婦人  
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宗廟有賴可矣皓遂立故曰  
未有不與君夫人定議而私廢立者也

邱維屏曰觀晉奪董之蒐及立君事則卿大夫各分  
黨矣此即三家分晉之漸也傳於私黨分爭時恰有  
與駢送賈季帑荀伯送先蔑帑二事點綴之殊有主  
色

秦晉戰于河曲

秦為合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

杜晉邑合狐之役晉最無人

理故八年秦伐晉取武城晉猶不自省取少梁以報之秦復代晉取北徵晉不敢報而今又伐晉取羈馬蓋秦之憤恨獨深也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

缺將上軍

杜代真鄭

與駢佐之

杜代林父欒盾

徒本反

將下軍

杜欒枝子

伐先

胥甲佐之

杜胥臣子代先都

范無恤御戎

杜代步招

以從秦師

于河曲

杜在河東蒲坂縣南

與駢曰秦不能久請澗壘固軍以待

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

新出其屬曰與駢

杜與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

必實為此謀將以

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杜側室支子晉君之壻也。有

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與駢之佐上軍也。若

使輕者肆焉。其可。林言若使輕兵暫往攻之而秦伯以

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

及。杜上軍不動反。怒曰。裹糧坐甲。林坐甲戰士被甲不

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

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

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杜司馬法曰

戰謀未定以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

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

可乎。然獲卿之言。又似軍謀。着宜何如。

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懋也。杜懋明日

請相見也。與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此於

又悟為使之理。國策知果料。張孟談事皆可鑒。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當軍

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

無勇也。乃止。穿出而皆戰。穿呼而皆止。宣子之師為秦

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晉邑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

塞。杜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率眾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即今潼關。

金履祥曰。秦晉亟戰而楚霸矣。晉主夏盟而君幼國

偷軍謀不一。其始見于河曲之戰。其甚見于邲之敗。

陸粲曰傳稱隨武子之德甚盛然士會奔秦避罪而已軍旅之事辭勿與知可也遽以國情輸之而為籌畫焉此其所見視公山不狃尙遠不逮仁者固如是乎

謝文淳曰以士會之賢豈不及弗擾其意蓋欲求復於晉故稍示其謀於秦使晉知之懼而圖復然士會亦見晉同僚有人國尙可為故爾若晉卿皆妬則必心於秦矣可見執政愛材賢人雖散而復聚○禧按此論亦佳然士會教秦挑戰亦無大利害

晉人復士會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林晉以前年士會為秦畫計故夏六卿相見於

諸浮杜晉地趙宣子曰隨會林即士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

矣若之何大臣當國用心如此中行桓子杜荀林父曰請復

賈季能外事林能任在且由舊勳杜有狐偃卻成子林

卻曰賈季亂且罪大杜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

而不可犯林不可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林其奔秦以

非其乃使魏壽餘晉守魏大夫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

執其帑於晉執壽餘帑使夜逸請自歸於秦林壽餘請以私

左傳卷七十三 復士會 卷七十三

鍾惺曰季期諛逐客即此意

謝文府曰  
士會得計

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杜躡士會足欲使行○秦

能傳意而須偽叛以履足耶○禮云當是先已通謀臨事更履足耳秦伯師于河西杜將

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

與之先杜欲與晉人在秦者使士會士會辭曰禮云溫

王敦入朝祖此其臨行數入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

灰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言晉人無信恐不降

此無補益於秦之事舊注未安○此人做事極把穩此

已見其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

繞朝杜秦大夫贈之以策杜馬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

用神不波

用也示覺其情而已謀適不用是既濟魏人謀素報而

還杜喜得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林歸士會妻子

歸者別為劉氏○丘維屏曰吳正名曰趙宣子患才為敵用何不隨賈同召而煩

卻荀之異同乎曰意出亡而召當亦不易如士會之

事已見故寧擇其尤賢者與

賴韋曰河曲之戰晉軍機皆為士會燭破故宣子之

患獨在士會特將賈季陪說耳且賈季在狄難形未

見而國有亂人惟恐去之不早此正所謂天去其疾

者豈得復召之耶吾故曰召亡即易宣子必不復歸  
賈季矣

魏祥曰以艱澁文淺陋不可窺也以淺陋文艱澁尤  
不可窺以虛作實不可料也以實作虛尤不可料故  
藏庠南郡者宣言於衆曰此間便是作神奸於京師  
者財貨充牣人問何以能爾曰一味至誠皆士會辭  
行之意也

邾文公遷繹

邾文公卜遷于繹邾今兗州府鄒縣繹在鄒史曰邾太

龜卜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

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

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

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

君子曰知命文公之卒恰逢此時史言不利亦是知文

以為知命亦須君子方識得若庸俗人則以為不信卜筮自取死矣

魏禧曰達識明論千古可師○按文公即用鄒子于



社者何其縣絕如兩人也或謂此等人左氏以知命許之甚謬豈邾弱宋強合之而不能違抑其後有悔心而進德又或將歿而言善耶君子錄其晚蓋可也彭家屏曰天降下民作之君天之命君以為民也君民一體未有民利而君不利者亦未有民不利而君獨利者也邾文不從卜史之言而決于遷釋可謂明達矣至命之短長數也龜筮亦以數之已成者告人耳豈關釋之遷與不遷哉

穆伯卒

文公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杜穆七年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林以聲已則為襄仲聘焉柳即公子遂敖當繼則為襄仲聘焉之從父昆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杜見伐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逆及鄆陵杜莒邑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前乎此者有新臺後乎此者有壽邱城為納龜亦祖此世未有尤而不效者故君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子慎作始子慎作始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

仲舍之杜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雖反無及矣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文公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文十年穆

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

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杜襄仲使無朝于君穆伯

急于復國故聽無朝之命既復國而不出終寢于家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

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穆伯有此賢子孫許之文伯卒

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

月卒于齊告喪請葬請歸葬于魯弗許文十年齊人或為孟氏

謀杜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

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杜魯下邑大夫以告

惠叔猶毀以為請杜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立於朝以

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

喪為孟氏且國故也杜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葬視其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

仲杜制如慶父皆以罪降聲已不視帷堂而哭杜聲已惠叔母怨敖喪以帷自蔽於堂而哭

襄仲欲勿哭杜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

雖不能始善終可也杜處骨肉親戚要道如是史佚有言曰兄弟致

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

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

其二子來杜敖在孟獻子仲孫蔑愛之聞於國或譖

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

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於

句古侯反莫幸一人門於戾丘皆死杜句有寇攻門二子禦

之而林蓋欲致死以明其無欲殺獻子之心二子

有至性人死之得所其狼暉之義乎孔尚典曰獻子

既不信讒即當取讒人誅責之呼二子慰諭之何為告

季文子二子聞言自囚於獻子之門請罪可也何為輕

生兩失之矣

胡安國曰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

卒與喪歸皆書於策許翰以為文伯惠叔二子之哀

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

革者以敖著教也易曰有子考无咎周公命蔡仲曰

爾尚蓋前人之愆

魏禧曰以敖奪妻之怨而惠伯猶勸其和可以知兄

弟之情以敖不悛之惡而魯猶歸其喪可以知父子

之道

楚滅庸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杜戎山，夸也。阜山西南境之山。師于大

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邱，以侵訾枝。杜大，林陽邱訾枝皆楚邑。庸人

帥羣蠻以叛楚。杜庸屬楚之小國。今鄖陽府竹山縣。麇、九倫、人、率百濮

聚於選。杜選，楚地。百濮，麇國名。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

杜備中國。楚人謀徙於坂高。林楚以羣蠻其叛，故謀徙於坂高之險地以避難。為賈

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

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

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

邑以往振廩同食杜往往伐庸也振發也次于句澐楚

西界使廬戢黎杜廬大夫侵庸及庸方城杜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庸人

逐之囚子楊窻杜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羣蠻聚焉

不如復大師杜還復句澐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杜楚大夫潘廵

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蚡冒所以服陘隰也杜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

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杜裨儵魚庸三邑庸人曰楚不足與戰

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杜駟車也臨品地名分為二隊

也杜品地名隊部子越白石溪子貝自杜子越鬬椒也子貝楚大夫石溪貝

入庸道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楚之黨益合羣蠻從楚子盟

杜蠻見楚強故遂滅庸庸之黨益離

金履祥曰楚莊初年內有鬬克公子燮之亂外有庸

麋之難而卒以霸禍患之有益于人國如此

穆文熙曰為賈之謀以弱為強師叔之謀以強為弱

皆兵法也

金風

○亂之

宋襄夫人殺昭公

宋公子鮑杜昭公庶弟也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故

時者事之藉也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

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

不恤也全是收拾人心之術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杜鮑適祖

母而不可杜以防閑乃助之施襄夫人乃襄王之姊考叔

襄王之弟也則襄夫人之年老可知乃欲昭公無道國

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杜督為右師公孫及

林目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古亂反為司徒蕩意

桓公孫為司徒蕩意

彭士望云  
闡齊商人  
之風又加  
一倍此齊  
田之備也  
寫出濃情  
厚貌籠絡  
以權

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

蕩之子應代父為司城故辭請使意諸為之杜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

道吾官近懼及焉杜禍及已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

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杜已在故也○禧按此時

須殺其子耶○陸粲曰愛其官而弗愛其子世衰道微

士之懷寵而不知去就也乃至此乎○穆文熙曰公孫

壽是舉疑于知難然使文公惡意諸之死而并逐其族

以及其父則其難不尤速哉人臣固隨分以明節可也

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因田而殺亦猶范宣子使欒盈城著而逐之也

司馬懿誅曹爽亦如是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

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杜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

夫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土望

語媿殺古今降王○數語甚朗似盡以其寶賜左右而

此則昭公有直臣未為不可諫誨使行呂類知禍及亦以寶器散堂夫人使謂司城去公

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士望云一語媿冬十一

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

殺之杜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師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

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杜始例發于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金履祥曰春秋弑君

之罪自宋昭至齊莒書法皆變蓋自文公即位使母弟

其君無道而亂臣賊子皆有所因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杜意諸之弟

魏禧曰得失可鑒

鄭子家以書貽宣子

晉侯蒐于黃父杜晉地名黑壤遂復合諸侯于扈鄭地平宋也

不能討其篡弑之罪而姑平宋以立文公公不與會齊難故也齊伐我西鄙書曰

諸侯無功也杜刺欲平宋而復不能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

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杜執訊通之官以告趙宣

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

於敝邑以行杜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

得與蔡侯偕杜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

蔡侯以朝於執事杜滅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於朝晉十二年六月歸



生佐寡君之嫡夸

杜歸生子家名夸大子名

以請陳侯於楚而朝於

君杜請陳於楚與俱朝晉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葢

闡陳事葢

成前好

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

燭之武往朝夸也

杜將夸往朝晉

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

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

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夸與孤之

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

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

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

林音蔭古字聲同皆相假借言鹿死不擇蔭

之所喻鄭既滅亡當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

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杜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蔕於楚如鹿赴

險命之罔極林言晉命令無所止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

僚唯執事命之杜僚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

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又自敘叛晉事更妙

隱然示向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合豈其罪也林遠引前事之

驗以為近世之證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

穿杜卿也公婿池杜音侯女婿為質焉冬十月鄭大子夸

杜靈公

石楚杜鄭大夫為質于晉

穆文熙曰鄭人之言婉而有理中有不盡之威所以  
晉人屈服

邱維屏曰文字到樸直無文處乃是至文左傳中如  
此文絕少

叔仲惠伯之歿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  
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杜惠伯也不可凡有奸人秉政  
吾既以為不可則必思有以處之徒以口舌爭而優游  
不斷機事不密則坐以待君弑身歿而已矣觀襄仲之  
事益知季友誅叔牙為仲襄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  
當義故聖人漢有取也仲也  
新立而欲親魯許之丘維屏曰春秋重誅冬十月仲殺  
惡及視而立宣公杜惡大子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  
命召惠伯杜詐以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歿叔仲  
曰歿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歿非君命何聽

千古定論後之君子弗聽乃入此與伍尙之歿不同尙  
多不達此可為痛惜當往也叔仲不當往皇  
甫嵩知偽詔而特赴之不聽長史梁衍忠殺而埋之馬  
諫之言皆所謂愚忠誠意而不致知者

矢之中杜惠伯歿不書者史畏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  
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杜惡視之大歸也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

魯人謂之哀姜

左傳經世鈔卷之七 終

